

归宁

□ 王仁菊

归宁实在是个妙词，每次回去看望母亲，都会下意识想起。当然，一个隔着两千余年时光的词汇，再妥帖，说出来也总是有点酸文假醋，不合时宜的，只心里总忍不住想起，由衷佩服古人造词的智慧。

转眼，母亲已是七旬老媪，我也是二十多岁青年的母亲了。回归母家，母亲都是满心欢喜，献宝似的拿出一切吃食，把些陈年旧话唠过一遍又一遍。人到了一定岁数，意识里已经没有了重复，记忆的大门打开就很难关上。我漫不经心地听着，偶尔发问，算作回应。有时听得烦了，就提醒她说：“妈，你太啰嗦了。”她嘻嘻一笑，说：“哎呀，还没说到点子上呢。”然后继续碎碎念叨。那津津乐道的样子，让我忍不住乐，又有些心里发酸。平时很讨厌问及学习的小侄女，多数时候也是极亲热的，帮着收拾饭菜，洒扫庭院，跟前跟后说些见闻趣事。归宁归宁，归者宁，迎归者亦宁。

车是可以开到家门口的，但我并不喜欢坐车，我喜欢裹挟在淡淡的水汽和草木香气里，沐着阳光，迎着晓风，顺村道慢慢往回走。夏日长衣长裙，其他季节长衣长裤。长长的衣衫总把人的身形拉得瘦长，如此，与流水潺潺、草木萋萋的狭长村道才是最相宜。

如今，村里人进出基本没有徒步的，除匆匆驶过的汽车和摩托车，路上就我一人悠悠晃荡，即使偶尔遇到人，也多不相识。时间改变了乡村的容颜，也改变了人的容颜。因而，我可以悠闲地走走停停，

左顾右盼，随心所欲。由着性子，蹲在路边地头，用镜头把一棵油绿的小苗拉近，拍成胖胖的一株；等风把紫藤的花吹乱，迅速抢下它们翩翩的样子；小心翼翼同田坎上吃草的牛合个影；把田里红白莲蓬各数上三五朵，江南人说“红花莲子白莲藕”，细数是否红花的结得莲子更多；跟着河里的鸭群走出老远，看它们是否也像天鹅一样交颈缠绵；抓起一大把雪撒向天空，迅速回身按下快门……总是在母亲的电话接二连三打来时，才不得不起手机，踏踏实实往回走。

母亲顶不理解的是，是我带着两个小侄女守在蚂蚁窝旁给它们投食，教家里的狗追赶河里的鹅，把花生、栗子埋进红火灰里烧来吃……但她喜欢和我们一同进进出出，喜欢看我们在庭院里仔细分辨夜空的星星，也喜欢安静地坐在炉火旁听我们讲故事，极少说话，多数时候总是略带疑惑或笑眯眯地看着。

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在院子里胡乱地忙碌着。侄女们趴在小书桌上写作业，偶尔跑来问一道题或一个字。我和母亲坐在小凳子上整理杂物或择菜，聊着相互似懂非懂的家常。狗在脚边窜来窜去，实在烦了呵斥一声，夹着尾巴跑到不远处卧下，一会儿工夫又悄悄地溜达过来。如果圈里的鸡鸭打架了，那谁也别想安生了，那对好管事的鹅会扯着嗓门吵得几里外都听得见。我们不得不起身，忙忙地撒一些吃食到圈里，等它们边抢食边安静下来。这一折腾，人也就坐不住了，起身房前屋后四处转悠

一圈，嘻嘻哈哈好一番闹腾。隔壁的婶子常会循声摸过来，探问啥事儿这么嘈闹哩？母亲就和她们叽叽咕咕一折子。

我曾许多次，听她同隔壁的婶子说：真是糊涂了，几十岁的人了跟小娃一样疯！有时候，听她喋喋地说，我便故意高声喊她：“妈，你在忙啥哩？”母亲便迅速止住话头，高声地回：“没啥，和你婶儿闲聊传哩。”

母亲惯不当面说我，但常会批评两个小侄女，说那闲工夫和你三姑到处疯，不如学习会儿，弄那干啥？不顶吃，不顶喝的。两个侄女就扮鬼脸怼她，说你咋不吵我三姑呢？就知道说我们！我在旁听了，总忍不住哈哈大笑。

母亲这一代人吃过生活太多的苦，一辈子都在为了一口饭食操心。早先，是没有闲时闲心，如今不用为衣食挂心了，仍被心底的忧患意识左右，总是半刻不得闲，不然心里不踏实。我们小时候，也常觉肚饿，但所幸不至太饥，到了衣食无忧的年月，还能有得一份“看风吹花乱，逗鸡撵狗跳”的闲情。比起父辈，真是幸运太多！

《辞海》注解，归宁指已婚女子回娘家看望父母。女子一词解得真好！无论多少岁，归宁的永远都是一个女子，而非人妇、人母或其他，便可常行一些女子行止，折枝插花，逗鸡撵狗，嬉闹追逐……率性而为。旁的人不见着，见着的人，顶多笑骂一句：“这个疯丫头！”



年的味道

□ 叶正东

过年的热闹
记忆中是妈妈的味道
还有爸爸的辛劳
无论生活多么艰辛
懵懂无知的我，都不曾感受到
总记得腊月妈妈为我赶制新棉袄
爸爸给我买小蜡烛和鞭炮
除夕夜，一家人吃过团圆饭
便迫不及待地换好新衣服
揣着鞭炮打上灯笼，与小伙伴满街疯跑
深夜归来，妈妈已经把初一的饺子包
爸爸给我们姊妹换个发压岁包
不论多少都满屋欢笑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
生活的重担不曾让父母弯腰
岁月的流逝让他们一天天衰老
子女的要求其实并不高
只想让父母陪我们在世上多走一遭
曾经温馨的场景，只能在梦里才能见到
而今，再也感受不到妈妈温暖的怀抱
听不到爸爸的教导
过年，有爸妈在才有味道
过年，有爸妈在多好

我在家乡等你

(朗诵诗)

□ 王兴林

春天，我在家乡等你
这里的天很蓝
这里的山正绿
这里的花儿正美丽

春天，我在家乡等你
这里的莺歌好婉转
这里的春光正灿烂

春天，我在家乡等你
这里的人们好勤劳
这里的茶香飘万里
这里的纹履蓝铺满地

每一个清晨我等你
等你来这里
我会把这里的春光送给你
带你领略这世外桃园的美丽

每一个日落
我还在等你
等你共赴一场夜幕下的盛宴
看人们在月光下跳圆舞曲

春天，请别忘了来这里
暖阳里我在等你
炊烟里我还在等你
一起续写春天的诗意

乡村的一天

乡下的清晨
鸟儿在枝头欢唱
老母鸡在菜畦里闲逛
空气里飘来泥土的清香
村妇在菜地采摘诗意
鲜嫩的豆角 茄子 青椒
在她手里组成词汇
早餐桌上溢出诱人的甜香



美丽乡村 茶香平利

农家新春

□ 郝壮壮

星落日升，雾散露盈，当金色的晨辉再次点亮火红的“福”字，习惯于早起的农家孩子已经站在崭新的对联旁边，好奇且专注地观赏门沿边角上那枚盈盈晨露折射出的新春美景。有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探出手指，用食指指腹轻触那枚晶莹的晨露，就像抚触一个睡熟的婴儿的脸颊一样，心中怦怦然动，欢愉万分，即使在努力克制的情况下，也会打出几个又怕人听见又怕人听不到的口哨，哨声像鸟儿一样鸣于新春的清晨中。

哥哥是一个极擅长用口哨打鸣的人。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便以深厚的口哨内力成为村里的孩子王，虽然也因之挨受了很多爸爸的皮鞋，但究竟是同龄人的敬仰更为吸引人，本着“成大事者必要有所牺牲”的态度，哥哥毅然将口哨练习坚持了下去。农家小早当家。在我们还没有将家搬至县城的时候，哥哥已经扛起了许多家庭的重担。

那会儿，父母都在外打工，爷爷奶奶也不在身边，往往年刚过完，父亲母亲就都会离开。在清晨，在晨雾还没有退散、露珠还没有饱满的时候，他们就都走了。有的时候，我和哥哥还在睡梦中，当睁开眼晴时，昨夜还睡在热炕上的一家四口，视线中就只剩下我们两个光头小子，以及各自枕头下压着的压岁钱；有的时候，我和哥哥都醒了，会忙不迭地时候都垂地起床，洗漱，然后送爸爸妈妈到村口，那会儿手机还不是人人都有，母亲会写很多东西在一张纸上，那张纸，通常由哥哥保存。

送走他们，我们便孤孤单单地回家了，哥哥知道我的心情失落，其实他也失落，但他还会强笑着给我吹各种各样的口哨，以图缓解我的悲伤。这个时候，哥哥往往会免除我洗碗的义务，允许我什么都不干，依旧躺在热被窝里，像爸爸妈妈还在身边时那样。一对农人夫妻，在年刚刚过完的新春，

临出远门的那一天，会给他们的孩子做多少美食？做这些美食，又要用掉多少盆碗碟筷呢？其时哥哥洗碗的辛苦，现今的我，才微微领略得出。

可惜那时的我还只是个孩子，当然，哥哥也只是个孩子，他仅仅比我大一岁而已，只是在父母走后，他那个“孩子”的身份，我俩就都忘了。父母刚走的前两天，一切都还便利，但做做饭，洗洗衣服，再拖一拖地，缸里的水便没有多少了。我家住得很高，并在山底的村口，水源告急后，只能弟兄俩担着担子去挑水。刚刚过去的新春早晨，往往特别的冷，我俩走在山路上，就像浸在冰水中，偶尔一阵风迎面吹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冰浪劈头砸过来。

早晨很冷，空气很清，年幼的孩子还不懂得抱怨，一前一后在山村的新春清晨中嬉闹，欢声直到行至水井旁才消匿。我们通常是拿三只桶，哥哥挑两只，我提一只。桶比较大，打水的时候水会漾出桶来，鞋子或可避过波及，手却是不能幸免。又清又冰的井水，只一下，手便失了知觉，成了两只红透了的不知什么东西，但还是勉强着用它们把水桶套上担子，挑在肩上，或是咬着牙提在手心。一前一后，一个步履蹒跚，一个摇摇晃晃。终于到了家门口，用尽最后一口气放下水桶，就争着抢着要把自己的手往对方的脖子窝里塞，你追我赶，不知不觉地跑在了阳光下。这会儿，太阳已经彻底出来了，照在年前新贴的对联上，是那么好看，那么耀目，那么的红，像我们的手一样红。

岁月的蹄，山陡浸远。不知不觉，我已成为大人，记忆中的乡村也早已改天换地，农家的新春之景，有了更丰富的景象，只是那记忆中的离别，依旧如期上演。他乡有生计、有梦想，而无论走得多么远，都还有个魂牵梦绕的故乡，那里有父母、有老屋、有冰凉的井水。



一篇划开春江水 李谢军 摄

瀛湖

第 1431 期

一条大江穿城而过的安康市，大家是知道的。蓄江成湖，很多人未必知晓。

安康湖的形成，得益于汉江梯级开发。下游新建旬阳市水电站，两年前就开始蓄水，一江汉水囤积在旬阳至安康城区段，水位不断抬升，流速慢慢放缓，偌大的“回水区”，壮阔于安康城区一带，被人们亲切呼喚为“安康湖”。

安康湖，如同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闪着蓝盈盈的光镶嵌在秦巴山区，又好似躺卧在“两山夹一川”之间宽阔的流光溢彩的大镜子，让山城安康变得更加立体、更加梦幻和诗意浪漫。

我从秋天走到春天，从晨钟走到暮鼓，绕着偌大的安康湖看群楼倒映，看彩虹飞架，看繁星坠江。“天上星，亮晶晶，我们一起数星星……”我不停地数呀数呀，湖里的星星不停地闪呀，闪不停，满湖的星星，总是数不清，数着数着，数出不同于往昔别样的情和景。

白天观湖，绿浪轻波，几叶扁舟来回穿梭，年轻的划船人，手握桨叶不停挥舞，湖中弄潮儿，溅起水花朵朵。一早一晚，安康湖中的彩色“跟屁虫”从岸边到湖心，从湖心到岸边，往返不停，那是游泳健儿们潇洒的身影。游船泊在码头，节假日乘船游乐的人，络绎不绝。

我站在大桥上，从高处观看安康湖，沿湖两岸的景物，伴着月光和灯光，湖面缀金，群星闪耀。楼房越高，倒影越长，建筑面积越大，在湖中的闪光点越是集中。彩灯是红色的，湖里面便是红柱，彩灯是黄色的，湖里面便是黄色，彩灯是蓝色的，湖也变成蔚蓝色。岸边灯火阑珊，湖中也是色彩斑斓。

夜晚看湖，一束束光源，齐刷刷投进湖中，虽然没有响动，也看不见浪花，但星星掉进湖里，满湖的金光灿灿，满湖的闪烁画面，搅动起无言胜有声的自然语言：星河落江，人间安康。

寂静的夜晚，走在湖边塑胶步道上，几声“嘎嘎、嘎嘎”的叫声处，一群野鸭许是在争抢出来透气的鱼儿，你追我赶，在湖面上荡起一圈一圈的涟漪。芦苇丛里传出“咕噜、咕噜”的声响，然后就看见苇丛摇晃起来。湖里的星星不说话，湖里的湖外的小动物们早已按捺不住自由行走，交朋友，寻觅食物。

其实星星们也在说话：众多的星光落进湖里，它们的光距时刻在变，忽长忽短，忽明忽暗，有时折叠，有时拉伸，有时拐弯，它们因湖水流速、因温度变化而变，游离自在，光影舒展而曼妙。

无风无浪的时光，湖是安静的。偶有微风拂过，星光就绽放笑容，湖中就会泛起层层的细细的带着光晕的褶皱，一波一波反向律动。这是湖水的语言。夜温柔，湖平静，当所有人都睡着时，只有时间的湖水在悄悄流淌，湖里落满了星星，月光融融，万物好生长。



汉江随笔

镇坪之香

□ 王典根

镇坪各色美食琳琅满目，抽空到丈母娘家走走。镇坪老街，一条仅两百米左右的街道，一边穿梭于道路两边的商店，看看老建筑的前世今生，一边听当地文友畅谈街巷变迁，听听老字号的起落兴衰，心中有一番历经岁月沧桑的感慨。

我很喜欢镇坪老百姓置身山水的生活方式，四季穿梭于花开叶落之中，闲时上山采集野山野菜野果，忙时早出晚归上街摆摊。我丈母娘就享受靠山吃山的晚年生活，常年进山挖草药、采野菜、捡野果，她不仅能识别各种中草药，还能道出诸多中药材的功效，既可做偏方治病，也可售卖食用。

丈母娘每天上街摆摊，说方言土话吆喝着街坊邻居，用山珍野味吸引人，春集有蕨菜根、金竹笋、鱼腥草、香椿芽、荠菜尖、蒿蒿苗、灰灰菜、蒲公英、野蒜苗闪亮登场；夏集有野蘑菇、槐树花、槐树籽、马齿苋、车前草、仙鹤草姗姗捧场；秋集有黄花菜、野百合、野菊花、板栗、木耳、蘑菇、野猕猴桃新鲜出笼；冬集有红萝卜、黄萝卜、绿芹菜、马铃薯接连而至，大家把神态各异的时令果蔬装进菜篮子，带回家体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意境。

每逢给丈母娘拜年，她热情好客，知道我不喜欢吃猪蹄炖汤，就拿出藏货，给我们做乌鸡煲汤。丈母娘先杀一只乌鸡，清洗干净，控干水分，火苗去毛，焯水去腥，刺成鸡块；用干柴烈火把铁锅中的菜油烧至九成热，放入鸡块、鸡肝、鸡腰子大火爆炒两三分种，在炒干水分后加入大葱、生姜、花椒、八角等辅料继续翻炒，稍许倒入料酒和酱油炒干；然后把铁锅倒满滚烫开水，大火煮个十分钟后，文火继续焖煮两个小时，待鸡肉能轻松用筷子穿透；再放入玉米棒、红土豆、野香菇、萝卜干、干竹笋等杂粮野菜，小火慢炖半个小时，加盐调味，继续煮约十五分钟左右，直至配菜煮熟，汤汁变浓稠，加入枸杞，撒上些葱花，放入适量胡椒粉。这样用柴火灶炖出来的养生佳肴，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每次炖一大锅都不够全家人喝。

丈母娘会烤各种野果酒、粮食酒，还能用石磨做橡子豆腐、斑鸠豆腐、和渣面面等各种美食。她最拿手绝活就是熏腊肉，不仅能吃一年到头，还看得让人口水溢流。每次熏烤腊肉，都优选新鲜五花肉，在铁锅中加入大量食盐，用大火将食盐炒热，均匀地抹在五花肉的身上，让五花肉全身上下都沾满盐；把五花肉腌制一个晚上，第二天用绳子穿起来放到阴凉通风之处，用风浇，用风晾，用日晒三天左右，再用新鲜的松柏树枝烧出浓烟，把腊肉挂在上方用烟熏半个月左右，或挂在柴火灶上方常年烟熏。一家烘肉四邻飘香，只要有亲朋好友上门，丈母娘就炒、炖、蒸、拌等，做成五花八门的腊肉宴，成为餐桌上不可或缺硬菜，谁见了都会举手投诚，于是有了“喝口镇坪腊肉汤，给个皇帝也不当”的说法。

丈母娘生活是那样宁静，自小散居在大巴山里，饮食清淡自然，食材来自山野，住安静干净的土坯房，每天喝着山泉水，每顿喝着自酿酒，没事哼着五句歌，过着神仙般的小日子。曾经是山里人度灾充饥不见经传的山野菜，如今却成为丈母娘餐桌上的绿色佳肴。每天长寿老人们那样生活规律有序，劳逸结合，心情舒畅，体魄康健，越发受到晚辈的喜爱。

时至今日，镇坪很多老房子，仍延续着旧有的两层土木结构，二楼用来日常起居，一楼则用来做点买卖。外部看起来古朴典雅、简洁明快，屋里的居民多为原始住民，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像丈母娘那样延续了这里固有的经年习俗、生活习惯，是老街的一道风景。

报路歌

□ 操世双

今年过年在老家南山天池村汪家湾，饭后，我和年长的叔伯哥哥闲聊，听他们讲过去抬花轿时的报路歌，觉得新奇有趣。

抬花轿，承载着新人的幸福与期待，是乡间的大喜事。花轿由结实木料精心打造，外裹喜庆红绸，边缘绣着龙凤呈祥的金色图案。轿顶隆起似小宫殿，四角挂着五彩璎珞，随风摆动，发出清脆声响。轿帘轻薄，隐约可见新娘身着华丽凤冠霞帔，蒙着红盖头。抬轿的轿夫都是村里选出的顶壮劳力，个个身强体壮，皮肤黝黑。他们穿着朴素粗布衣服，腰间系深色布带，扎紧上衣，小腿缠着鱼鳞甲纹理的裹腿布，精气神十足。当花轿行于乡间小道，因后方轿夫视线受阻，报路便成行程关键。报路者多为前排轿夫，他们如敏锐的侦察兵，紧盯路况，稍有状况，便迅速喊出吉利幽默、简洁且押韵的报路歌。这些报路歌，如同他们之间的秘密语言，让整个队伍配合默契。

若遇路面横缺，报路者大喊：“一刀切！”声音响亮干脆，后方轿夫即刻回应：“两半截！”简单几个字，众人小心跨过，保持花轿平稳；见前方积水，前者喊：“天上明晃晃！”后者回：“地下水凶凶！”顺口且有节奏，既点明路况，又缓和气氛；转弯时，前者喊：“月弯弯！”似转弯号角，后者应：“跟倒圆！”形象的表述，让轿夫整齐调整步伐，顺利转弯；来到沟或水坑前，前者喊：“一路花滩！”将水坑比作花滩，富有诗意，后者应：“小心莫踩！”“主动告知应对方法，防止踩空；走到桥边，前者喊：“两边虚空！”提醒轿夫无支撑，后者应：“端走当中！”明确过桥要点，众人沿桥中稳步前行；瞧见地上脏东西，前者喊：“地上一朵灰！”诙谐有趣，后者应：“不要去采它！”又活跃气氛；碰到蛇，前者喊：“路边有根绳！”委婉提示，后者应：“绕个弯弯行！”安全避开；路面有石，前者喊：“脚下石头多！”后者应：“踩稳别闪着！”提醒注意安全防滑；遇坑洼路段，前者喊：“坑洼一大窝！”描述路况，后者应：“小心莫踩！”通俗易懂；走平路时，前者喊：“大路一展平！”语气轻松，后者应：“走路像腾云！”；爬坡时，前者喊：“陡上陡！”后者应：“促起走！”众人齐心协力攀援；下坡时，前者喊：“阳阳坡！”提醒路况，后者应：“慢慢梭！”表明下坡要稳，众人下蹲，控制花轿速度；路上遇刺架挡路，前者喊：“青蓬扫顶！”后者应：“观花玩景！”委婉提醒低头避开；到三岔路口，前者喊：“三岔口来现！”后者应：“走中别跑偏！”明确路线选择；过独木桥，前者喊：“独桥一根杆！”描述桥形，后者应：“慢行心莫慌！”叮嘱慢行镇定；见房屋临近，前者喊：“房屋在眼前！”后者应：“脚步要放缓！”提醒减速；旁边有河，前者喊：“河水流得欢！”后者应：“靠里别靠前！”提示安全走法；路过庄稼地，前者喊：“庄稼两边摆！”后者应：“莫把庄稼踩！”提醒爱护庄稼；需加快速度，前者喊：“脚步要加快！”后者应：“跟上别懈怠！”；要放缓速度，前者喊：“速度要放缓！”后者应：“稳当最关键！”众人调整步伐。这些有趣的报路歌，是南山先辈们乐观生活的智慧，它们曾回荡在乡间小道，陪伴着无数新人走向新生活。如今，抬花轿报路的场景已渐渐远去，但那一首首报路歌，依旧在记忆里传唱。